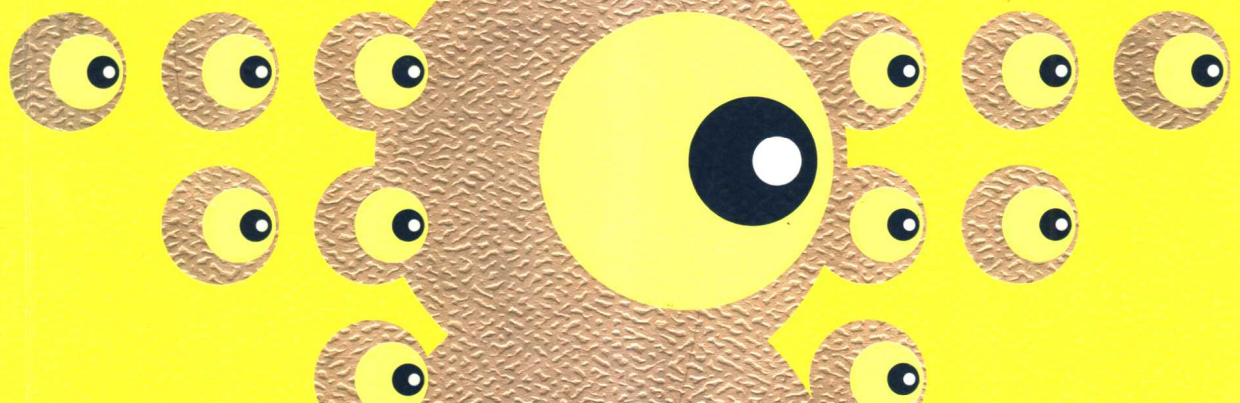


给爸爸妈妈的



月亮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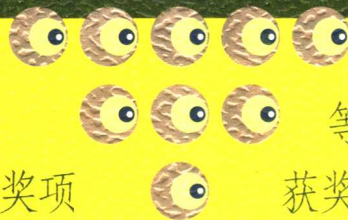
高洪波 主编

——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我国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最高

儿童文学奖项



曹文轩 杨红樱 王一梅

等16位儿童文学作家

获奖作品

泉水一样纯净的童真、童趣和灵性



阳光般温暖的梦想、希望和憧憬

充满智慧和超凡脱俗的想像力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鼯鼠的月亮河/高洪波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5.9

ISBN 7-5407-3493-0

I. 鼯... II. 高... III. 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0869号

鼯鼠的月亮河

——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主 编 高洪波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美术编辑 罗 云

责任校对 田 芳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821573 2863978

传 真 0773-2821268 2802018

邮购热线 0773-2821573

电子信箱 ljcbb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427千字

版 次 200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2 000 册

书 号 ISBN 7-5407-3493-0/I·2046

定 价 24.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细 米	曹文轩 (1)
陈土的六根头发	常新港 (59)
鸟 奴	沈石溪 (81)
漂亮老师与坏小子	杨红樱 (134)
轰然作响的记忆	刘 东 (143)
鼯鼠的月亮河	王一梅 (180)
阿笨猫全传	冰 波 (224)
乌丢丢的奇遇	金 波 (279)
吃黑夜的大象	白 冰 (311)
小鼯鼠的土豆	熊 磊 (319)
骑扁马的扁人	王立春 (324)
蓝调江南	金曾豪 (333)
长翅膀的绵羊	
——一个16岁女孩留学英国的故事	妞 妞 (362)
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	三 三 (391)
追 日	赵海虹 (405)
凄美的深潭	
——“低龄化写作”对传统儿童文学的颠覆	徐 妍 (416)
附 录 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者简介	(426)
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委会委员名单 ...	(430)
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 (2001~ 2003)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篇目	(431)



细 米

曹文轩

获奖评语：这是一部具有完整意义的当代长篇儿童小说的典范之作，是作者对长篇儿童小说艺术探索的重要突破之作。它改变了以往长篇儿童小说缺乏整体框架而习惯于用系列串珠式结构的缺憾，从艺术构思、人物塑造、情节发展和高潮的推进都是一个缜密的，整体的长篇构架，体现了长篇儿童小说艺术上的成熟。

除了在艺术结构上的成功探索，作品还延续了曹文轩惯有的艺术风格：追寻永恒、笔调细腻、优雅而浪漫。作家深谙人的情感的微妙，写就了一段特殊而感人的情感故事，以优雅的笔调完成了一个少年人的心灵雕塑，人物塑造十分成功，体现了作家把握长篇创作的深厚功力。

内容提要：少年细米生来就是一个爱脸红的男孩儿，他与表妹红藕两小无猜，一同长大，日子如清水一般自然流淌。然而，有那么一天，大河上飘来一叶巨大的白帆，白帆下飘来了一群仿佛来自天国的女孩儿。这些从苏州城里来这里插队的女知青，给平静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新鲜而迷人的气息，而其中的梅纹姑娘以她纯净而温柔的情感与精神力量，使细米这个桀骜不驯的乡野之子步入新的成长历程。他们初次相见时，彼此就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在后来苦难而温馨的岁月中，细米一边在梅纹的引领下走向前方，一边开始暗恋着她的声音、她的举止以及她身上所有的一切。而她在那段孤独无助的时光里，似乎更深刻地陷入了一种对于细米的不可名状的眷恋。

小说以优雅的笔调完成了一个少年的心灵雕塑。安宁的村落、寂静的麦田、旋转的风车、河里的小船、各色的鸽子、雪白的芦花、袅袅的炊烟，与四季优美的乡村风景一道，参加了这个东方少年的现实世界的加冕礼。

本文选其第一、第六章。





树上的叶子树上的花

1

稻香渡是坐落在大河边上的一个村子。

今天的稻香渡有点兴奋，因为今天这里将迎来一批从苏州城里来的知青。听说，全是女孩子。来这一带插队的知青，不知是什么原因，都是男女分开派往各个村子的。

稻香渡的男女老少，好像都希望分到稻香渡的是女知青。理由也说不出太多，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分到稻香渡的是女知青。

毛胡子队长一大早就带领几个壮实的年轻农民驾船去二十里外的油麻地接她们了。油麻地是一个大镇子，有轮船码头。城里来的知青从县城坐轮船到油麻地，随即就按男女编队分往油麻地周围的若干个村子。

午后的太阳十分明亮。

稻香渡的河边上挤满了人，都在向大河的尽头眺望着。

一些小孩子挤在大人堆里，看不到大河，就不住地问：“看到船了吗？”有人说：“还没有。”有人却说：“看到了，呶，那不是我们稻香渡的大船吗？”那些看不到大河的孩子分不清谁的话是真的，就仰着脸问：“真的看到船了吗？”那些大人要么就是故意不答，让那些孩子着急去，要么就是没有将那些孩子当一回事，对于他们的追问无动于衷，只将心思放在对大河尽头的眺望上。那些孩子心里明白了，不能指望这些大人会对他们有个认真的态度，就只好凭自己的力气与身体的小巧灵活，在大人们之间的缝隙里钻来钻去，企图钻到人群的前面去。几个瘦小的孩子，竟然从大人的裤裆里钻了过去。有个女孩看到了，就说：“不要脸！”

细米不用这样着急，因为他早爬上了村头的那棵高大的槐树。他稳稳地坐在一根横枝上，垂挂着的两条腿，还悠闲地摆来摆去，一副很舒服的样子。大河在他眼里，是一条没有任何遮挡的大河。

大树底下站着红藕。

红藕也看不到大河，但红藕并不很着急，因为红藕有细米——细米会在

树上不住地向她诉说大河的。

“大河光光的。”

“有条船，是一条小船。好像是放鱼鹰的。”

“从大河那头飞来了一群鸟，往北飞去了。”

“有一群野鸭落到那边芦苇塘里了。”

.....

红藕仰着脸望着树上的细米。有阳光透过树叶照射下来，她的眼睛眯眯着。

但，细米并不低头看红藕，他直朝大河看。细米是一个爱脸红的男孩，尤其是在红藕面前。

红藕比细米大方多了，尽管她知道三鼻涕他们几个会不时地掉过头来不怀好意地看她和细米。红藕不在乎，红藕就是喜欢跟细米呆在一起。再说，红藕是有理由的：她是细米舅家的孩子，细米是她姑家的孩子，细米大她两个月，但也是她的小表哥呀。

三鼻涕挤到了树下，向树上的细米问：“看到船了吗？”

细米没有心思理会三鼻涕，依然眺望他的大河。

三鼻涕在等待树上的消息时，两道清水鼻涕已悄悄地朝嘴边流去。三鼻涕需要聚精会神地管他这两道永远在流淌的鼻涕，因为只要注意力一在别处，它们就会探头探脑地跑出来。如果是一件事物紧紧地吸引住了他，或是一个心思紧紧地纠缠住了他，它们甚至会越过他的嘴巴，直到有人说“鼻涕过河啦”，他才突然一收走开了的注意力，紧接着就小肚子一扁，一使劲，“哧”的一声，将它们吸了回去，不留一点痕迹。有时，老师对他说：“你还能不能管住你的那两道鼻涕？”三鼻涕无法回答。那两道鼻涕仿佛是两个有生命的并且很淘气的小活物，它们总是在观察着自己的主人，只要主人一走开，它们就会跑出门外，看看外面的世界，而主人一回来，它们就又赶紧溜回去，你说三鼻涕到底是管住了它们还是没有管住它们？

三鼻涕仰望着树上的细米，仿佛细米就是那条大河，就是那条载着女知青的大船。直到脖子酸了，他也没有听到细米的回答，便又追问了一句：“看到了吗？”

细米歪头看了他一眼，说：“看到了也不告诉你。”





三鼻涕有点生气，捡起地上一块小瓦片要朝树上砸去。而当他看到细米瞪着眼睛，在用神情对他说“你敢”时，手一松，将瓦片丢在了地上，说了句既无奈又很可笑的话：“那你要告诉谁呀？”

不远处站着另一个女孩琴子。她看了一眼红藕说：“告诉红藕呀。”说完，既不看看红藕的脸色，也不看看红藕是否追了过来，就赶紧一头钻进了人缝里逃跑了。

于是十几个男孩和女孩好像早约好了似的，男孩一起喊：“细米！”女孩就立即呼应：“红藕！”

“细米！”“红藕！”“细米！”“红藕！”……

喊声此起彼伏。

树上的细米红着脸，他真想一拉裤带，朝树下那个喊得最凶的男孩嘴里滋泡尿。他的尿是尿得又准又狠的，对于这一点，他心中有数。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尤其是想到还有那么多女孩在场，他又不能照他这一恶恶的念头去做。他惟一能做的，就是装做没听见，硬坐在横枝上不吭声。

终于有一个大人受不了这群孩子的聒噪，大发一声：“别嚷嚷了！”才算将喊声平息了下去。

不知是等乏了，等得没有兴致了，还是从路途的长远算出大船回来还要有一些时候，河边上的人群有点松弛下来，一些人先回家了，留在河边上也就看着，不再大声说话了。那些孩子倒都没有走开，在各自选择的位置站好、坐好，仿佛在一个硕大无朋的剧场里等待着一场大戏的开幕。

“不告诉我拉倒！”三鼻涕说，趁人稀，及时地挤到前面去了。

有片刻工夫，细米不再在心里惦记大河尽头将要出现的大船。他安静地坐在横枝上，观望着春天阳光下的稻香渡——

春天的雨水多，地里又不太需要水，太阳还没有多大蒸发水汽的力量，大河变得十分开阔与饱满。此刻，只有一丝小风轻轻地吹过，河面上起了细密的波纹，仿佛有成千上万条银色的小鱼游到了水面上。阳光下的草屋与瓦房，既有规则又无规则地排列着，散落着，宁静地勾画出一个既紧凑又稀疏的村落。一条不大不小的河从大河分出，流过村后，河那边是稻香渡中学。细米是校长的儿子，他的家就在校园里。细米看到了稻香渡中学的旗杆与红旗，还看到了院子里的妈妈与他的小狗翘翘。细米什么都看到了：两岸的麦

田、水塘边啃草的牛、停在小河里的船、慢悠悠旋转着的风车、在地里觅食的各种颜色的鸽子、东一簇西一簇的芦苇和菖蒲、河滩上的坟场、几户人家的炊烟……稻香渡有的是景色。此时，这些景色都笼罩在一片静谧的氛围之中，仿佛在耐心地等待着什么。

忽地有人大声喊：“看哪，船回来啦！”

这一声喊过后，看到大河的与没有看到大河的都盲目地跟着喊：“船回来啦！”

喊声如潮，将那些暂时回家的人统统喊了出来，村巷里一片喊声，一片“扑通扑通”的脚步声，其间夹杂着狗吠声，人们都朝河边跑来。

站在前边的人，起初以为自己一下没有看清大河尽头的景象，听众人都喊“船回来啦”，心里有些疑惑，但又没有把握确定是否真有船，也就跟着喊，等人神看了又看终于没有见到船的影子后，才疑惑地问：“哪儿有船呀？”

“哪儿有船呀？”

“哪儿有船呀？”

数不清的大人与小孩不看大河的尽头，却都在互相望着问，仿佛对方的脸才是那条大河。

“没有船……”细米在那根横枝上站了起来，起初是犹犹豫豫地说，随即对下面的人喊，“根本没有船！”

“谁说看到船啦？”有人问。

“谁说看到船啦？”无数的被戏弄了的人，很生气地追问。

空中响起一阵粗野的、带了几分恶毒的笑声。这笑声是捏着嗓子发出的：“哈哈，哈哈……”

在靠河边的一幢高高的瓦房的房顶上站着小七子。

地上的人看小七子时，看见了一片一片春天的云正从他身后白马般地跑过。

小七子光头，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长裤，上身却光溜溜的没有一丝布。一根宽宽的皮带，紧紧地勒在腰上，勒出一个圆溜溜的肚皮。皮带有长，余出的一截，就耷拉在那里，更将小七子装点得吊儿郎当。

人们望着小七子，谁也不说话。





瓦房主人先是呆在屋里的，觉得屋顶上有动静，就跑出门来，仰头看到了小七子，大声问：“小七子，你要干什么？”

小七子觉得瓦房的主人问得有点奇怪：“干什么？能干什么？看船！”

“你下来！”

“我为什么要下来？”小七子在屋顶上坐下了，还将两腿尽量撇开，摆出一副很舒坦的样子。

瓦房主人操起一块砖，朝房顶上威胁道：“你下来不下来？”

瓦房主人是个杀猪的，也许是稻香渡惟一的一个能使小七子感到惧怕的人。小七子站了起来，但还是没有显示出他要从瓦房顶上下来的样子。

瓦房主人身子向后一仰，随即向前一倾，将一块整砖朝小七子砸去。

人群“哇”了一声，这一声里有吃惊，又有痛快。

小七子一闪腰，躲过了那块砖。

砖坠落到了瓦房顶的那边，砸到瓦上，就听见一声清脆的瓦的粉碎声，随即又听到了砖头在瓦上向下滚动的骨碌声。

在瓦房主人的感觉里，这砖仿佛是从他心头上锐利地滚过。他指着小七子，一时说不出话来。

小七子仔细地察看了一下，掉过头来说：“一共碎了五片瓦。”他对众人说：“这怪不得我。”

瓦房主人说：“你等着，我拿鱼叉叉穿了你！”说罢，冲进院子。

小七子背过身去，解开裤子。

地上的人们看到了两瓣白得耀眼的屁股，随即又看到了一股细流从小七子的裤裆里流泻出来。

女孩子们纷纷低下头或转过脸去。

当瓦房主人抓着一杆长长的鱼叉跑出院门时，小七子已跳到挨着房子堆放的一个草垛上，旋即就没人影了。

瓦房主人不管眼前有没有小七子，将鱼叉固执地瞄在空中，仿佛有一条鱼会忽然地从半空中出现似的。

人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大河上。他们看看天上的太阳，相信大船马上就要出现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已被人暂时忘记了的小七子又在人群的背后悄然无声

地出现了。凡看到他的人，都远远地躲着他。这使小七子很恼火，他往地上吐唾沫，心里在骂人。

几只喜鹊从河这边飞到河那边，又从河那边飞到河这边，在大河的上空留下了一串“喳喳”声。

细米仿佛有了一种预感，将眼睛睁大了朝大河的尽头看……

细米忽然叫了起来：“船！”他忘了自己是在树上，抓住树枝的手松开了，朝大河尽头指去，差点从树上跌落下来。

孩子的眼睛比大人尖，随后，有四五个孩子同时看到了船——尽管它显得那么小那么模糊。

一叶白帆渐渐地明朗起来，并且越来越大。

“船回来了！”“船回来了！”……河岸上挤满了人，但却就这一句话。

孩子们比大人更要兴奋，因为，这些女知青将要一个一个地被分到一户人家——他们家将拥有一个从苏州城里来的女孩儿。当然，他们一个个也有点忐忑不安。因为，不可能每家每户都能分到。

从昨天晚上开始，细米就在想：我们家能分得一个吗？他觉得，他家是最有条件分得一个的，因为他家有富余的房子，再说，爸爸的学校也有一间空着的宿舍。但，细米还是有点不太放心。他真的很希望他家能分得一个。他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希望。

三鼻涕在河边蹦跳着：“来啦！来啦！”

细米想：你高兴什么？冲你的鼻涕，也不会分你家的。

翘翘不知什么时候跑来了。它先将爪子搭在树干上冲细米叫，见细米不怎么理会它，就跑到水边上去了。见那群孩子欢叫，它也冲着正在往这里驶来的大船叫起来。

能隐隐约约地看见大船上的人了，孩子们开始欢腾起来。

小七子一直没有挤到前头，他似乎也不怎么想挤到前头。当前面的欢声笑语传到他耳朵里时，他心里很烦躁，甚至很恼火。

一个叫树窗的男孩正在结结实实的人墙背后很用力地往前挤着，但挤了半天，也没有挤开一道缝隙。

小七子一直在一旁看着树窗，他觉得树窗像一头欲要钻进猪栏但无奈被紧关着的猪栏挡住了的猪。





树窗又一次撞击着人墙，但他的力气实在太虚弱了，被人墙弹了回来。

小七子笑了。

树窗回头看了一眼小七子，便走开，到另一处撞击人墙去了。

小七子开始往一条巷子里后退——后退了足足有五十米远。当他看到树窗准备再一次撞击人墙时，突然发动自己的双腿，然后开始不住地加速，就在树窗撞到人墙的那一刹那，他猛烈地撞在了树窗的后背上，随着树窗的一声尖叫，人墙向前扑去。一层压一层，犹如后浪推前浪奔涌向前……

细米朝红藕大声喊着：“抱住树！”

红藕在汹涌的人流中死死地抱住了树。她看到许多人留不住脚步，从她身边滑过，向前扑去。

细米很快就看到站在最前面的人，“哗啦啦”倒下去一片，掉进大河，激起一团团水花。

一些小小孩落进水中，呛了几口水，挣扎出水面，胡乱地挥舞着双手。

幸好到处是大人，随即跳进水中许多，将这些小小孩一个个拉回岸上。

岸边一片哭爹叫娘声。

三鼻涕也被挤落水中，自己爬上岸来后，发现少了一只鞋，叫着：“鞋子！鞋子！我的鞋子！”

一只黑色的、鞋头已有了一个窟窿的鞋，正像一只丑陋的小鸭在水面上漂着。

三鼻涕拎着另一只湿鞋，在水边上追赶着：“鞋子！鞋子！我的鞋子！”

细米坐在横枝上，学着三鼻涕的声音：“鞋子！鞋子！我的鞋子！”

人群轰的一声笑了。

许多人开始追问刚才谁从后面猛烈地推了人墙，很快追到了树窗的头上。

树窗指着小七子：“是他推的我！”

小七子说：“谁看见啦？谁证明？”

树窗的母亲走过来，拉起了树窗：“你不能离他远点？”

树窗说：“我没有挨着他，是他撞了我！”

树窗的母亲看了一眼小七子，十分厌恶地小声说了一句：“万人嫌！”然后抓住树窗的胳膊，将他远远地拉到一边。

很多人都掉过头来瞥了小七子一眼，谁也不理会他。

三鼻涕的鞋子渐渐漂远了。

三鼻涕不屈不挠地叫着：“鞋子！鞋子！我的鞋子！”

但他的声音很快被欢迎的锣鼓声淹没了——大船已十分清晰地驶进了稻香渡人的视野。

一叶巨大的白帆正在风中颤动，将明亮的阳光反射到岸边的树上、房子上和人的脸上。

当大船距离水码头还有五十米远的时候，当船上的女孩儿已一个一个被看清楚之后，不知为什么，稻香渡的人全部被眼前的情景镇住了。于是鼓槌停住了，锣也不敲了，“唧唧喳喳”的说话声也消失了，剩下的也就只有一片寂静。

所有的人都定定地杵在自己的位置上，谁也不再挤谁，各种姿态全都凝固在了岸边——十几个女孩儿，有的坐在船头上，有的坐在船篷顶上，有的站在船的尾部，还有两个互相倚着站在大帆下。不同的姿态，也都好像凝固在了大船上。

只有船在动，船头发出“泼刺泼刺”的水响。

稻香渡很少有人见过长成这样的女孩儿。她们的形体、服饰、面容、肤色与姿态，皆与岸上的稻香渡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优雅而美丽，带着城市少女特有的文静、安恬、害羞与一种让人怜爱的柔弱。她们有几许兴奋，又有一番怯生生的样子，仿佛一群放飞的鸽子因要在半途中落下觅食而落在了一片陌生的田野上，让人有一种只要一有动静，它们就会立即飞掉的感觉。

同样是麦子，但却是另一种麦子；同样是稻子，但却是另一种稻子；同样是人，但却是另一种人。

对于乡下人来说，她们仿佛来自天国。

其中一位，用一块红手帕绾着一束乌黑的头发，好像是她们中间年龄最小的。

无数的喜鹊在大河上空飞来飞去，稻香渡的老人事后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喜鹊。

翘翘站在水边，呆头呆脑地望着大船。





船推着水，船头“噗噗噗”地跳着水花。风吹过帆索的“呜呜”声也都能听得真真切切。岸上的人还听到从船上传来的歌声——有两个女孩在低声唱歌，用的是另样的腔调，稻香渡人所不熟悉的腔调，很动人的腔调。

三鼻涕已不再去追他的鞋子。他提着另一只鞋，傻呆呆地站在水边。大船推起的波浪不时将他的双脚淹没。

白帆几乎就要遮蔽人们的视野。

就在这寂静之中，空中响起清脆的“哒哒”声——大帆落下了。

一直在掌舵的毛胡子队长大声吼叫：“一个个愣着干什么？锣鼓！鞭炮！”

2

于是，锣鼓敲响了，鞭炮炸响了，细米家的狗也吠开了。

河岸上一片骚动。

船头上，一个大汉叫着：“闪开！闪开！”抓着缆绳跳到码头上，然后像牵住牛鼻子的放牛人一般，将还在向前滑行的大船紧紧牵住，直到它的身体慢慢地贴靠在码头上。

这回是大船安静了，其余的一切却都动弹起来。

细米在树上呆不住了，双手抓住横枝，身体垂落下来，摆动了几下之后，便飘逸地落到了地上。

跳板搭好，女孩儿们开始下船了。

人群像被一股风吹着似的，自动闪开了一条道。

女孩儿们个个都很精神，在稻香渡男女老少朴素而热情的目光下，羞涩地微笑着。她们在通过跳板时，都有点紧张，但一走过跳板、踏上码头的石阶时，又变得身体轻盈。比起差不多岁数的稻香渡的姑娘们，她们的身体似乎有更好的弹性与灵活性。

人们纷纷上船帮她们往岸上搬运行李，为了让跳板空出来留给女孩儿们走，他们许多人涉水爬上船，拿了行李，又涉水上岸。

那个绾着红手帕的女孩儿等所有的女孩儿都上了岸，还独自站在船头上。她双手抓住一只皮箱，她的双腿几乎被皮箱挡住了，只露出一双脚来。或许是她的手臂本来就长，或许是那皮箱可能有点分量将她的手臂拉长了，

总而言之，她的胳膊显得长长的。

她有点胆怯地望着这块只有五六寸宽的跳板，不敢将脚踏上去。

不知为什么，人们都看着她，忘了上去帮她拿过皮箱再将她搀上岸来。仿佛倒希望她永远就这副模样站在船头上，让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

细米一直站在浅水里。从大船靠岸的那一刻起，他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着。他呆呆的、傻傻的、清澈的、充满好奇的同时又显得很灵动的目光，虽然也不时地看看这个女孩儿再看看那个女孩儿，但大多数时间里，他在看绾着红手帕的女孩儿。不知为什么，每当他看到她时，他心中就会生长出羞涩，并很快映到脸上。他觉得自己在看她时，是属于那种“偷偷看”的看。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奇怪感觉：他似乎在哪儿见过她。

还是没有人过去帮她拿过皮箱。

她转动着头，她的目光好像在这陌生的天空下寻找什么。

她看到了细米，不知为什么，她游移的、飘忽的目光就在他那张脸上轻轻停住了。她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只想着：这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小男孩。

她也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好像在哪儿见过他。

毛胡子队长在岸上问：“都上来了吧？都上来了吧？”

有人回答：“还有一个。”

但依然没有一个人过去帮她拿过皮箱。

毛胡子队长说：“胆放大一点，上来吧。”

她看了看跳板，依然没有将脚踏上去。她又转过头来，看着细米。

翘翘突然“汪”地叫唤了一声，并朝大船跑去。它立直了身子，将双爪搭在跳板上，歪着脑袋看了一会儿她，又转身跑向细米。

细米忽然从她的目光里听到了一种呼唤，下意识地挪动脚步朝大船走去。走了几步，他便开始跑动，并且越跑越快，溅起一路水花。

她就一直看着他跑过来。

他站到了船边，气喘吁吁地仰脸望着她，然后伸过双手要抱起她手中的那只皮箱。

她微微弯下腰，用眼睛问他：你能行吗？

他点点头。





她蹲下，将皮箱交给了他。

他抱住了皮箱。大概是他错误地估计了皮箱的重量，或是因为皮箱太滑的缘故，要不就是他们的交接有点问题，她刚一松手，皮箱便从他的胳膊里滑脱出去，落进了水中。

岸上不少人“呀”了一声。

他连忙去抓那箱子，但脚底下一滑，身体先失去了平衡，歪倒在水中。

等他站稳时，小七子“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皮箱已经漂出去一丈远了。

他连忙朝皮箱游去。

翘翘摇了摇尾巴，也纵身一跃，朝皮箱游去。

皮箱在水上漂着，很像一只船。

他抓住了箱把，将它拉了回来，等能站稳时，他将它用力举起，然后将它顶在头上，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地走上了岸。

他回头看着她，目光在说：没事的，走上来吧。

她就走上了跳板。

他顶着皮箱，一级一级地攀登着台阶。潮湿的衣服在“啪嗒啪嗒”地滴水。

她踏着他潮湿的脚印，跟在他后面。

三鼻涕跑下来，想给他帮忙，他一脚将三鼻涕踢开了。

她回到了女孩儿们当中。

但，他却还将皮箱顶在自己头上。

红藕提醒他：“将皮箱还给人家呀。”

细米这才想起将皮箱放到她跟前。

她朝细米笑了笑。

随即，细米转身走到了大人的身后。

稻香渡的人将这些女孩儿围在了当中。

老人们议论着：“人家城里姑娘美得！”“一个个嫩葱似的。”“白得像面捏的。”“脸蛋儿也好看。”……乡下人最喜欢去品评人的长相，尤其是老人们。他们又格外喜欢品评孩子与大姑娘、大小伙子。

女孩儿们虽然不能听懂这里的老人们的话，但她们知道老人们在品评她

们，便一个个显得有点害臊。

村东头的丁大奶奶，几乎要将脸靠到女孩儿们的脸上，眯着昏花的老眼打量着她们。她用黑黑的、瘦骨嶙峋的手抓住绀红手帕的女孩儿的手，正过来反过去地反复看着。后来，她将绀红手帕的女孩儿的一只手放在左手上，然后用右手抚摸着：“瞧瞧这手！……”

细米扭脸很厌恶地瞪着丁大奶奶。

丁大奶奶看到了细米：“小子，长大了娶媳妇，就娶一个长了这么一双手的姑娘。”

细米掉头，藏到了许多大人的背后。

老人们笑起来。

绀红手帕的女孩儿笑着，扭头看着细米用劲钻进人堆里。

红藕将一双手藏到了身后，然后用左手悄悄摸了摸右手，又用右手悄悄摸了摸左手。

毛胡子队长站在一个石墩上，大声叫道：“别说话了！……现在，我要把她们分到各家去。下面我念名单，念到谁，谁就走出来。周阿三！……”

人群里走出周阿三。

毛胡子队长转向女孩儿们：“苏婷婷，你住到周阿三家。”

“李树根！”

走出了李树根。

“柳晓月，你住到李树根家。”

“邱月富！”

“在这儿。”

“草凝，你住到邱月富家。”

……

随着女孩儿们一个一个被叫出，细米的心像被一只手握着在慢慢地攥紧。透过偶尔漏出的人群的缝隙，他看到了绀红手帕的女孩儿仍然站在原来的位置上。

随着女孩儿们一个一个地从她身边离去，她似乎显得有点孤单起来。她开始不时地转着头，又是一副寻找什么的神态——事实上，当大船一靠码头以后，她就经常露出这样的神态。

